

金辉阴影

绛云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以影金耀

金辉 阴影 金辉 阴影

阴影金辉 阴影金辉 阴影金辉

金輝陰影金輝陰影金輝陰影金輝陰影金輝陰影



金辉阴影

jin hui yinying

绛 云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金辉阴影

绛云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芮城商业彩印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625 字数:239千字
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印数1——3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972—6

I·1912 定价:14.00元

新任银行行长李良上任伊始便遇上储蓄所血案、巨额欺诈案一系列棘手问题。冰山一角揭开裙带关系网的阴暗面，暴露了以权谋私的林林总总。李良倾力维护国家金融信誉，举步维艰。最后以辞职告终，寓意深刻。

第一章

一 祸从天降

肯定要出事，真的要出事，非出事不可。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连那天穹也是无边无际地弥漫着阴沉沉、灰蒙蒙、令人窒息的情绪，甚至他那本来宽大敞亮的办公室也不能幸免。扯淡！办公室，区区一个银行的行长办公室算什么？不过是坐着一个行长，虽然也可聊以自慰地算作七品。

倘在北京，他的确不敢称做官儿，即便是在私下里。但在这座地级市，他却确确实实是一位官儿，很有点知名度，尽管这知名度来自于他所在的楼是本市第一高楼，再有就是他还掌管着近百个亿的资金！资金是经济的血液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资金的魅力可吸引尘世男女的全部爱意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近百亿的钱，能召唤多少争相推磨的鬼？多多！

可是眼下这鬼却在他肚子里推磨，磨得他烦极了，说不清是因为什么，噢，就是那种平时常说的莫名的烦躁吧。他敞开西服的

怀，不行，还是感到燥热，但并不出汗，香汗臭汗都没有。于是他又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不行，再坐下，如坐针毡，不，如坐炽热的铁板，就是烫红了天下所有猴子屁股的那块铁板。他甚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屁股，隐隐有点发热。他开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，直线、斜线、曲线，说不出形状的线。困兽一般。对，猴子也是兽嘛，况且还是走兽。再说，挺贴切，自己也是属猴的。猴屁股坐不住莲花台，大概就是指的情况。

紧接着刺耳的警报声就响起来了。这就对了！他下意识地赶紧抓起电话，“保卫处？刘处长，我是李良！”

“是我，李行长。”

“是不是警报？”

“可能是。”电话的那一头有点犹豫。

“不是狼来了吧？”李良没等自己说完就放下电话。随即拉开抽屉，拿出放置多时的袖珍电警棒，冲出房门。

李良刚下楼，保卫处的刘处长手里挥舞着手枪已经在诈唬了，“李人杰——他妈的，死哪儿去了！”

“我死了，光景也不会留给你，”司机李人杰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趿着一双拖鞋，“我那女儿和女婿合起来也顶一个儿。”

“少你妈废话，没听见警报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耳朵让驴毛塞住了！”刘处长火气冲天，“快发车，广场储蓄所出事了！”

一听说出事了，司机小李的手哆嗦起来了，车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。刘处长急了，把手枪放在座上，夺过钥匙，“真是骡子屌一个，还要尿到裤裆哩。”可他也把钥匙插不进去。

“一对草包！”刚刚赶过来的存款处长赵红梅气喘吁吁地骂道。

“钥匙拿颠倒了！”李良索性抢过钥匙，插进去，稍微一转，汽车发着了。

小李这才镇静下来，开着车向广场驶去。

车还未到，就看见冲天的火光、喧闹的人群。

他们紧抵着人群的屁股下了车，“你也走，别装屎！”刘处长下车时没有忘了拉上小李，随手塞给他一支狼牙棒。

广场储蓄所大门敞开，浓烟烈焰从门的上方滚滚而出，围观的人很多，却没有人冲进去救火，李良一猫腰，想冲进去，里边有四个他手下的兵，不知死活，但紧随其后的刘处长拉住了他，“要保护现场！”

“咱们一起进！”李良拉着刘处长钻进大门，赵红梅随后也钻了进来。一股浓烈的焦臭味迎面扑来，呛得他难以呼吸，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子，待眼睛适应了环境以后，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地上分明躺着四具尸体。这些人都是他的同事、他的下属呀，长这么大，他还没有见过真真切切的死人。忽然，有一具尸体动了一下，还有活的！巨大的希望像一支强心针，李良一下子恢复了常态，他猛地站起来，走近那受伤者，看了一下，确实还活着。“刘处长，”他招呼刘处长，“咱把他抬出去。”

听见喊声，赵红梅也过来了，她好像比刘处长更利索，没让李良动手，便和刘处长一起，把伤者抬出了储蓄所，李良没看见司机，便大声喊：

“快，送医院！”

小李应声而至，赵红梅说：“我和你去送！”李良点点头。

随后，李良、刘处长又钻进储蓄所，仔细察看剩下的三人，每人身下都有一滩发黑的血，面目狰狞可怕，已经死了多时了。

打电话报警给公安局，可是电话早已被摔坏。

正在这时，公安局的人来了。原来储蓄所的报警装置不但跟银行内部联网，而且跟公安局也是联网的。

二 意外之奇

好大一棵树，而且是长在全市制高点上的树。树大招风。

“银行吧？”一接电话，就是事，可李良不接又不行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们写个情况报来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详细点，少谈客观，”对方居高临下，“社会上的坏东西们都盯着银行，可是为什么偏偏抢你们的广场储蓄所呢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，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嘛。”

我是个蛋，而且是个有缝的蛋，缝在哪？李良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公安局本来就有理，何况一下子出了三条人命，还有五十万块钱也被抢走了。

“丁零零”，又是电话，手刚触到电话，就觉得一阵麻木。真的是电话，电怎么都打到手上了，李良下意识地撕下一张纸，小心翼翼地包住话筒，然后拿起，等着挨训。

“李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是省分行保卫处，关于你们那个五二〇案件，”零就是蛋嘛，真是个蛋。“写个情况报上来，总行要，写得客观一点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是案件的过程，二是你们的责任。”

是啊，责任，三条人命，谁负其责，保卫处长？分管行长？还有两道保险丝，电才能传过来，可刚才怎么连电话都带电了？李良本能地看着电话机，话筒上仍包着纸，噢，绝缘纸，想起来了。

那年，李良还没上大学，还在村子里劳动，正是大热的天，在场上打麦子，有点儿现代化的味道，用脱粒机，用电动机带动的那一种，白天夜里连轴转，所以在脱粒机旁还接了照明的电线，没有高架，就在地上放着。想是由于电线使用的时间长了，而且一直在太阳光下晒着，绝缘皮老化了，有的地方漏电，电工告诉过大家，要动电线时就用木杈去挑，木杈毕竟不是专用工具，用起来不顺手，一次一位老汉嫌用木杈麻烦，顺手拾起一片树叶，小心翼翼地包住电线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用两根手指夹住，这一夹差点夹出一条人命来，老汉被电打得惨叫一声，他老伴在家都听到了，叫声至今还在李良耳畔回响。

三死一伤，罪魁祸首不是电，而是无法无天的歹徒！伤的不知死活，李良一天三趟跑医院；死的，虽死了，却死而不了，无法安葬。

“李行长，”有称谓无下文，死者的家属来了一大堆，叫一声李行长，然后是有的抽泣，有的捶胸，有的顿足。

“发生这事，都很痛心，”李良忍不住鼻子一酸，泪水止不住地流，“我……理解大家的心情，我也跟大家一样难受，可是哭和难受都不能解决问题，还是说善后的事吧。”

“他们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而献身的，得追认为烈士。”

“这个，咱们行里没权定，先打个报告吧。”

好说歹说，总算把一屋子准烈士家属送走。尽管钱没保住，但肯定是与歹徒有过搏斗的，要不，为什么四个人非死即伤呢，无论如何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。在和平年代，又不是军队里的士兵。

“李行长，咱们到医院去吧。”分管保卫工作的副行长卢万年来叫他，“丁所长醒过来了，光哭不说话。”

到了医院，丁所长见了他们俩，一手拉住一个，紧紧地，像钳子，十分有力，真不像个女同志。“丁所长，你受苦了。”李良和卢万年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句话。丁所长呜呜地只是哭，受了

委屈的小孩一般。

“他们都死了，好惨呀……”

“最冤枉的是葛处长，他……”

他，是呀，这几天真的是昏了头，葛处长，信贷处的处长，根本不管储蓄上的事，大清早跑到储蓄所干什么去了？李良和卢万年同时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个硕大的问号。

真是奇怪，意外之奇！

三 落井下石

三箭齐发，热闹死了。怎么又是死？嗯，“死”在这里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。

白云市，是地级市，有多年历史的地级市，实行的是市管县体制。确实是个市的规模，宽阔的街道，中间用铁栅栏隔离开，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用草坪隔开，人行道之外是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。鲜艳夺目，光怪陆离的商店招牌从梧桐树后面大胆奔放地向人们招手。车流、人流跳动着城市的脉搏。

作为白云市银行的行长，现在，李良确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重视。市公安局的工作组来了，政法委书记带队；省公安厅的工作组也来了，省政法委副书记带队；本系统的事，政府如此高度重视，于是省银行的工作组也来了，副行长带队。

幸好，市行有三位行长，一正二副，他们在李良办公室开了个碰头会。

“上级来了这么多工作组，而且工作重点各有侧重，合起来招待恐怕不好弄，”卢万年副行长分管保卫工作，当仁不让。他年龄已快到站了，腆着累人的肚子，常说比别人多扛一袋面，就是坐

着也呼吸急促，可以听到拉风箱似的吭哧声，“是不是咱们分一下工，一人接待一摊。”他说话时，眼睛始终看着另一位副行长，吴永红。

吴永红，很秀气，圆润的脸庞白白嫩嫩，如果他本人同意，浇上调料可以当豆腐脑卖。胖乎乎的肉从额头上气势汹汹地压下来，吓得两只眼睛退陷在深深的眼窝里，眼珠一转，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旺盛的油脂，溢出脑壳，淹没了大部分头发，使得大半个脑袋闪闪发光。

“一人接待一摊，倒是能行。”吴永红用左手捂住嘴，右手拿着一根从王八身上吃出的剔牙骨，轻轻地在嘴里清扫着午时宴席的残骸。清扫完，才利利索索地说，“三摊来头都不小，好不好协调？”

李良好像没听到，他仍在闭目养神，他只要是坐着，就会不失时机地把双眼藏起来，实际是他的双眼一只高度近视，一只视力完好，因为高度反差，好眼累得疼，坏眼也跟着疼，所以，他精打细算地使用和保护双眼，尤其是保护。

“吴行长的意思是——”卢万年见李良没有表态的意思，便直截了当地问吴永红。

“本来就有分工嘛。”吴永红指的是行长们之间的分工。

“我管保卫，可出事是储蓄所出的事，业务按分工归你管。”卢万年听出了吴永红的话外之音，人命关天，责任重大，他要推，就有意地把他拽住。

“我分工管业务，管的是业务，”吴永红给业务加了着重号，当然也还有引号，“业务要靠保卫部门来保卫。”

“现在争这个有什么用，还没到追究全部责任的时候嘛。”李良仍然没有睁开眼睛，谁也不看，“就一人一摊。”说完话，睁开一只眼，扑闪了一下又合上了。

散会后，卢万年没有离开，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来了这么多的

工作组，将来这板子要是都打到一个人的屁股上，还不得把个肉屁股打得稀巴烂！”

“领头的屁股先烂，”李良有点漫不经心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，“不，噢，不是屁股，是脑袋上戴的东西。乌纱帽。”

“我无所谓，再蹦跶得欢，也就是一年半年的事了，”卢万年摸了一下头，“不过，”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“为这个叫撸了怪丢人。”

“是祸躲不过，”李良双眼一睁，“该咋干咋干，丢什么人？是咱叫人家抢了，不是咱去明火别人。”

接下来就是没明没黑的工作，陪吃饭、受盘查、写经过，行里的大事小事还得紧考虑，忙得陀螺一般，人家还嫌你转得慢，鞭子还是不停地抽，让你放屁都放不出来。

晚上，老婆从一百公里外的老家赶来看李良。干部交流，老婆发愁。“社会上都说银行工资高，社会地位高，可没人说还要流血牺牲，真怕人啊。”老婆揭开李良的被子，“狗改不了吃屎，怎么早早地就脱得精光了？”

“脱得精光，睡得香。”李良往一旁挪动了一下，让出位置。

“你也不往家打个电话，我听人家吵吵说，白云市银行被歹徒抢了，还打死了三个人，说行长也叫打死了，我给你这打电话没人接，真急死人了。”

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。”

“你爱当烈士，我可不愿当寡妇。”老婆身上热乎乎的，久别胜新婚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她急切地在李良身上抚摸，李良刚有点反应的意思，床头的电话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李良。”李良自报家门，晚上电话响，八成没好事。

“老同学，睡了吧，”打电话的是省银行人事处的副处长老刘，跟李良在财经学院是同班同学，而且睡上下铺，在学校里关系就处得挺好，“你那里热闹吧？压力挺大是不是？”

“说到底是个责任问题，死了三个人，从良心上讲，组织上给我啥处分都不重，我毕竟还活着嘛。”

“你也别太实心眼了吧，”老同学开导他，“责任也有直接责任，领导责任，咱们不是有安全保卫一日操作规范嘛，我个人认为，只要当行长的按规范尽了自己的职责，就没有什么直接责任。”

“说实话，这些我还没有多想，现在那三具遗体还在殡仪馆里冷冻着，受伤的人还没出院，工作组激战正酣，近忧就够呛了。”

“可是有人就比你想得长远，老同学，你太书生气了，我们这里接到一封告状信，主要矛头是对着你的，人家的用意是什么，你就琢磨吧。”

李良一时脑子成了一片空白，长时间没有说话，满打满算他到白云市当行长还没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就碰上歹徒抢银行的事，正在紧要关头，竟然有人背后告状，他确实没想到。

热血沸腾、急不可耐的老婆使尽了浑身解数，也没有使该硬的硬起来。“人过四十五，赛过出山虎。你是不到三十五，软得不如鼠，是不是放过水了？”老婆使劲地拧他。

“这多烦心事，还有什么心思干那事，就是环球小姐伺候，也硬不起来了。”李良翻了一个身，“睡吧，嘴巴硬，鸡巴软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。”他讪讪地来了个自我解嘲。

老婆却不依不饶地越发狠劲拧他，拧住不放，直到他疼得喊出声来。“明天事还多哩，贰、伍、蛋，知道吗，凡是沾上边的人都得追查。”

四 从头说起

李良关心的是信贷处的葛处长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，脉络大

致清楚了。广场所的何一兰，是江南姑娘，在北方的白云市并无亲无故，她之所以能来到白云，还有一段简单而浪漫的故事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从一本青年杂志上读到一则征婚启事，她一时冲动就试探性地回了一封信，从此一桥飞架南北，两人通讯而未谋面，为此，他们约定在武汉长江大桥会面，她的标志是手拿一本青年杂志。

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，她的他千里迢迢从白云赶到武汉长江大桥，一眼就看见了她，手中拿的正是那本登有征婚启事的青年杂志，在桥上边走边聊，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慨。

她领他到自己的小山村，拜见了父母，尔后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路。

在白云，他们顺顺当当地结了婚，并且很快就有了孩子，丈夫在银行是个一般干部，而她则待业在家，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口人，虽说其乐融融，但白云城毕竟是座城市，生活的成本是高昂的，何一兰这个山村姑娘在城市开了眼的同时，只能羡慕地看着同类披金挂银，而自己则只能是荆钗布裙。

出于对何一兰的同情，大老远的一个女孩，投奔到白云城，不能亏待了她，于是前任行长特地网开一面，照顾她当了储蓄代办员，这代办员也是银行一行两制的结果。银行的从业人员全部是国家正式干部编制，地地道道的全民所有制，而这些代办员则是合同制的集体所有制的职工。不过，银行以外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差别，把银行的人全部看成是权力很大的国家干部。

当上了代办员的何一兰就被分到了广场储蓄所，而她的丈夫却辞去了银行的公职，下海弄潮，竟然一去不归，撇下何一兰带着幼子艰难度日。她对白云这个城市并没有太多的留恋，对丈夫也看透了，只是她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无颜回去拜见山村的父母姐妹。

葛处长是地道的白云人，老门老户，他人长得精瘦，是瘦肉

型的，也黑，窄窄的脸上高低不平，分不清是麻子还是粉刺疙瘩，嘴唇还是朝外翻的，其貌可不是不扬所能概括的，简直可以确切地说是面目可憎，搁哪儿都有碍观瞻。

他偏偏赖人有艳福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脸上那颜色，真正的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，细高高的个子，穿上高跟鞋走起路来袅袅婷婷，玉树临风，更令人叫绝的，她还不是绣花枕头那类型的，挺能干。而且仕途顺利，葛处长还当干事的时候，她就是白云市土地局的副局长了。为了避免反差过大，其实也是银行在征地盖楼时，为了讨好土地局，银行才把老葛提了个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。憨憨命大，他刚提成副经理，经理便患中风长期住院，他就成了主持工作的副经理，后来，劳动服务公司办不下去了，正好信贷处长退休，经过一番活动葛经理就摇身一变成了葛处长。

即使是处长，与副局长也还是有差距的。副局长是名正言顺的政府官员，处级干部，银行的处长实际上是一个科长，为了对外好听才自个骗自个叫成了处长。副局长那里也是训人训惯了的，在单位想训谁就训谁，她是女的，有性别优势，一般没人与她顶撞，古训在先，男不和女斗，况且是女领导。回到家里，往沙发上一坐，仍然是领导派头，葛处长便赶快为她沏上一壶茶，他自己则操持着一切家务。领导在单位处理公务就够忙的了，还能再让领导忙家务？

那是李良刚到白云市银行工作的时候，葛处长请客，李良由于不喝酒，本不想去，但卢万年却极力劝说他去，“跟地方上的人拉拉关系，银行是条条单位，但毕竟在地方的地盘上，以后也少不了求神告庙的。”

李良一想，也对，就去了。

副局长一开始确实是很守妇道的——做妻子的职业道德。至少在外人面前，还要装得像一个社会上早就定义好了的妻子。她放下局长的架子，勤快地为李、卢、吴三行长递烟点火，“我不吸

烟。”李良客气地谢绝。“不吸烟？咋当行长哩。别人给你行个贿，表示点意思，送啥哩。”副局长十分不解。“啥时候戒的？”“我从来就不吸烟。”“你看看人家！当行长都不吸烟，你一个小科长，倒人模人样地抽个不停。”副局长说着指头就戳到葛处长额头上了。葛处长当着三位行长的面，有点难为情，但还是想支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，就不满地白了老婆一眼，“都知道你不是哑巴，赶快拾掇饭！”这种抢白的语气，副局长从未见过，当然也接受不了，另外也是习惯使然，顺手摸起一副沉甸甸的筷子，对准葛处长劈头就是一下，咔嚓一声，筷子断成了两截，一看老婆来了真格的，惯于逆来顺受的葛处长也不敢发作，他怕局长来更厉害的，叫他彻底下不了台，便对着三位行长苦笑一下，“你们看，就是这样——一个二杆子。”

“她二杆子，不如你那一杆子。”卢万年与他们都很熟，趁势开了一个玩笑，缓和一下气氛。

副局长也笑了，出去端菜，李良对着还有点生气的葛处长说：“对这些事也不要想不开，现在流行的顺口溜就说：在家里不要和老婆一般见识，在单位别和领导一般见识。”

“这两句话越琢磨越有意思。”吴永红就说了这一句话。

从那次请客以后，李良就知道葛处长在家没有地位，头上压着一座大山，但他不知道，葛处长是老叫驴啃上了嫩苜蓿。

他瞄上了何一兰。并不是他有了对老婆的反抗意识，而是出于一种对老婆的报复心理。漂亮的女人当了官，就有人说靠的不是本事，是姿色，别人信不信，葛处长信。老婆经常半夜三更才回来，回来便倒头大睡，有时还不回家，不要说十天半月，就是月儿四十天的，两人也难得有同床共枕的机会，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测。

何一兰作为代办员，每月都有分配的存款任务，同事们都能按时按量完成各自的任务，惟独她每月都完不成，而任务是和工

资挂钩的。

她有完不成任务的理由。银行的存款工作是要求人的。以前搞储蓄是姜太公钓鱼，只须坐在柜台后面耐心等待就行；现时，光白云城的各家银行储蓄所就有上百家，储蓄所比商店还多，你看吧，只要是豪华装修的门面全都是银行的储蓄所。有道是竖起招兵旗，就有吃粮人，可吃粮人是有数的，而数不清的招兵旗下就显得冷清了，于是就有了揽储这一说。

何一兰到哪儿去揽？她走出储蓄所，放眼望去，满街都是首尾相连的车，车流滚滚，一点都不夸张；满街都是高楼大厦，高楼林立，符合实情；满街都是人，人满为患，谁曰不然？可是这些车都是别人的，这些楼没有一间房子是属于自己的，这些人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，自己一个也不认识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到哪儿去揽储呢？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在远方，在白云她举目无亲无友。

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在她为难之时，有一天，葛处长领来一个客户，一笔存入五十万元，用的是转账支票，“小何，这可是个老关系户，以后你照顾点儿。”何一兰只觉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天上掉下个大烧饼，真有点喜出望外，“葛处长，真谢谢你了。”

他们就这样有了交往，对何一兰来讲，葛处长好歹也是一个靠山；对葛处长来说，何一兰身上有股子江南水乡的灵气，年龄比自己小许多，比土地局的副局长也温柔许多。在何一兰这里他能找回男子汉的尊严，这里是他的避风港。

何一兰临时就住在储蓄所里，儿子送给婆婆去抚养。葛处长给她送来一部彩电，没事的时候也能消磨时光。所里原来就有一个外线电话，联络很方便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发展得如胶似漆，尽管是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，但这种事是难以遮掩的，渐渐地先是在银行，后是在社会上就有了一些风声，而副局长也有所耳闻，但她在短期内还没有想到一个两全之策来解决这个问题。